

# 有趣的客家話

文／李道勇 圖／編輯部



天天上圖書館的林老師，與我路過偶遇時，給我兩支日本抹茶麻糬，另一支囑我給內人，還說：「一人分一半，感情較袂散」。抹茶麻糬的味道，讓我想起客家人的「牛汶水」（又叫燒湯糍）——將「粿粿」放進糖粉、花生粉中翻攪，如同夏日水牛在水坑中和泥翻身，客家話「牛汶水」不但具象傳神，而且幽默。

70年前，我們剛從北師畢業，便約好

幾個老同學騎單車去關西余家庄拜訪老同學。當我們到達時，客廳就擺了一桶佐料豐盛的「鹹湯圓」，我們不由分說便一扒兩碗，可是它竟只是客家待客的「點心」，望著後來端上桌的白斬火雞肉拌著「九層塔」（客家人稱七層塔），大夥只能乾瞪眼。

當晚我們學會第一句客家感謝詞——「承蒙你」，言下之意是「承蒙你盛情招待」，比「謝謝」更表情意。余老爺還教



鷓婆

我是母的？

我是母的



鯉嫲

我是公的



蟻公

我們另一句—「恁仔細」(感謝竟用讚美來表達—「虧你這麼細心」)。余老爺說，前一句是海陸腔，後一句則是四縣腔，余老爺還說客家話另有饒平、詔安腔，所以湊起來可稱「四海平安」！饒平、詔安大多說「勞力」(說感謝時，好像人家的辛勞，我們全看到了)。我們真沒想到「感謝」一詞，竟然意涵著體念與讚美！余老爺再三留我們住一個禮拜，我們也就恭敬不如從命，便把余家庄當成客家學堂上起課來。

諺語是語言的結晶，結合前人的經驗與智慧而成。余老爺就用客家諺語當教材：「舌嫲 ma 同牙齒恁好，有時又係 me 會相咬」(舌齒是體內器官，因此為母(舌嫲)，體外突出的部分為公，如鼻公、耳公)；「鍋嫲吊起來—比喻無米炊。」(福佬人古早說「吊鼎著害了了」；客家人把內凹的鍋子，認定鍋子是母的一鍋嫲)。「笠好遮身—廢物也有用途」(斗笠也內

凹，客家人就認定斗笠是母的一笠嫲)。

房屋內外也有另類思考，如屋簷稱「屋唇 siin」，屋簷如人的嘴唇，屋內稱「屋肚」。「灶頭背相打—難出手」(灶頭也有「背」)。「食碗內洗碗背—吃裏扒外」(福佬人說「食碗內說碗外」，客家人把碗外，當成碗公的背部)。「牛攔肚鬥牛—怕強欺弱」(福佬人說「牛稠內鬥牛母」，客家人把牛稠內，當成人的腹部)。

法國人也有像客家人的思考，他們也會把事物分成雌雄，像法語把「la France」法國當陰性名詞(因 e 字結尾)，把「le Japon」日本當陽性名詞；把「un livre broché」一本書(陽性)；可是「une table」一張桌子卻是陰性。這就讓我們想破頭，也沒有想出一本書為什麼是「公的」？一張桌子為什麼是「母的」？大概就像客家話把螞蟻叫「蟻公」，把老鷹叫「鷓婆」，把鯉魚叫「鯉嫲」，也是習慣成自然吧。